

6244  
:64

用人

歷代名臣奏議

卷之一百四十八

一百四十九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四十八

用人

宋寧宗即位。朱熹召至闕。未幾。予祠。校書郎項安世率館職上書留之。言：「御筆除熹官祠。不經宰執。不由給舍。徑使快行。直送熹家。竊揣聖意。必明知熹賢。不當使去。宰相見之。必執奏。給舍見之。必繳駁。是以爲此駭異變常之舉也。夫人主患不知賢。爾明知其賢而明去之。是示天下以不復用賢也。人主患不聞公議。爾明知公議之不可而明犯之。是示天下以不復顧公議也。且朱熹本一庶官。在二千里外。陛下即位未數日。即加號召。昇以從官。俾侍經幄。天下皆以爲初政之美。供職甫四十日。即以内批逐之。舉朝驚愕。不知所措。臣願陛下謹守紀綱。毋忽公議。復留朱熹。使輔聖學。則人主無失。公議尚存。不報。」

嘉泰二年葉適上奏曰。臣聞欲占國家盛衰之符。必以人材離合為驗。昔周文武身致多士。作而用之。預卜天命。最為長久。召康公為成王賦卷阿之詩。言求賢用吉士。其興託淵然以深。其旨意沃然以長。不以美而以戒。其詞曰。藹藹王多吉士。惟君子使。媚于天子。又曰。藹藹王多吉人。惟君子命。媚于庶人。夫上媚天子。下媚庶人。不以抗犯為能。而以順悅為得。此豈有諂曲之意。存乎其間哉。忠信誠實。盡公忘家。惟以國之休戚。關憂樂。不以己之曲直。校勝負。故能上為人主所信。下為百姓所愛。蓋人材合一之時。和平極盛之治。其效如此。非末世所能及也。往者陛下初編大寶。臣服在百僚。當進對。輒不自已。竊嘗申繹卷阿之義。為陛下獻。天啓聖明。德意開廣。志慮日新。銷磨黨偏。秉執中道。人材庶幾復合。和平可以馴致。臣疾羸殘。自覩斯事。不勝感歎。臣聞治國以和為體。處事以平為極。和如庖人之味。

焉。主於養口。而無酸醎甘苦之爭也。使猶有酸醎甘苦之爭。則非和矣。平如工人之器焉。主於利用。而無痕跡節目之累也。若猶以痕跡節目為累。則非平矣。故善調味者。必使衆味不得各執其味。而善制器者。必能消衆不平。使皆效其平。人臣誰無有己。惟明主能使其忘己。仁宗初年。嘗有黨論。至和嘉祐之間。昔所廢棄。皆復湔洗。不分彼此。不間新舊。人材復合。遂為本朝盛時。臣久病積衰。已絕榮望。區區之愚。所幾人臣忘己體國。真心既往。圖報方來。如子事父。無有怠竭。職任所係。畢智陳力。分守所嚴。極忠盡敬。不私一身。以自徇。而與公家相為後先。如此。則下知和平之實義。上享和平之實福。遠追文武近法仁宗。以無愧於卷阿之詩。惟陛下財幸。

開禧二年。適又奏曰。臣聞君莫賢乎好士不衰。臣莫患乎愛君愈厚。竊觀自昔。人主渴想治功。招徠賢俊。意好所加。不間疎遠。而四方之

士無不承風延頸爭欲自竭及其既衰怠忽厭棄視羣臣修進乍退若鳧雁去來不復計惜而其臣遂皆喪氣解體消縮畏避往往曰君不已用時不我容懷自疑之心與不遇之歎矣然則君之好不衰而臣之愛愈厚考自古及今之難事也臣恭惟陛下天度淵冲聖心昭曠多士彙起衆善類升旬除月召惟恐不及罔因先容多出公論人材可以無遺落之憾矣雖其間固有已進而復退履遜而不前將用而輒止願試而未獲者而况剛柔異性通介殊方毀譽多端好惡難一要亦未能盡合也固守以待察愛君宜愈厚蓋人臣之義當然臣願陛下益堅至誠不衰徃好君門四闢萬方競進授權官使何患乏人然非真賢實材不足以贊事業非多聞直諫不足以補闕遺非睦德醇行不足以紀民彝非孤忠峻節不足以勵士操非爾雅不足以飭治學非本統不足以垂訓誥爲辨主拙爲巧師凡此不同并包兼

覆納我洪造揚于明朝信國家之盛時矣臣惓惓愛君終始不移義畢於此惟其狂愚豈逃睿照

寧宗時余天錫上疏曰臣荷國恩起家分閫旋蒙趣覲躡珎通聯時權禮部侍郎曹鼐實在諫省蓋嘗抗疏謂用臣大驟臣與鼐交最久相知最深今觀其所論於君父有陳善之敬友朋有責善之道而鼐遂遷官臣竟汚要路鼐以不得其言累疏去夫亟用舊人而遂退一莊士則將謂之何哉鼐老成之望直諫多益實之近班可以正乃辟可以儀有位欲望委曲留行使之釋然無疑安於就職則陛下既服好賢之美而微臣亦免妨賢之媿帝從之

直學士院陳傳良繳奏朱熹宮觀狀曰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三省同奉聖旨朱熹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任便居住又准送到并免朱熹謝辭錄黃一道令臣書行臣竊以爲

朱熹者三朝故老難進易退二十餘年多任祠祿今也欣慕聖明幡然一出天下相賀以爲得人則進退之間豈宜容易未審何故遂聽退閑除目之頒滿朝失色一則歸咎宰執不能回容旨於未出之初一則交譏給舍不能還成命於已行之後紛紛之言其來未已臣所以纔有所聞一秉具奏未蒙報可方切惶惑今此錄黃當臣書行臣若嚴憚天威俯首惟命則是上累主德下喧士論昏臣之故臣必不敢區區欲望聖慈追寢上件指揮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貼黃臣伏思念若但寵其行未足以彰陛下不吝之德莫若留之

方懋人望伏乞睿照

宗學博士許應龍論量能授官第二劄曰臣聞量能而授官此古者用人之要術也夫人之才不能皆全或純於道德或善於才幹優於理民者將畧未必長精於心計者法律未必審按短量長惟器是適

則事無不舉分職授任或乖其宜則績用不成故有虞之世能敷教者使作司徒能典禮者使作秩宗明五刑則命之作士諧八音則命之典樂各專一能各守一職未嘗迭遷而互用之故百工惟時庶績其凝而泰和之治亦由此而致奈何後世用人不問德之宜才之稱否既使之治兵又使之理財方使之理財復使之典獄禮樂之任付之若而人工技之司付之若而人以一人之身而責之以百官之所爲備宜其人材之難爲也夫責之以所難爲則人之能爲者鮮遂相率而不爲故典禮者雖未知禮而不以爲媿典獄者雖未知律而不以爲慚其意蓋曰百司庶府皆然也吾何以知爲哉固有才稱其職得以究其所長者至於遷擢或又移之他職矣所職之事苟非其所素習則不得不委之吏故吏得以容其姦而本末原委盡弊根尤蓋有不及察者流弊至此故居官者皆不度其才之短長德之小大

朝欲爲此。暮欲爲彼。而有不安厥職之心。然則爲官擇人者。其可無以處之乎。昔司馬光屢言於祖宗之朝。欲博選在位之士。使德行者掌教化。政術者爲守長。勇畧者爲將帥。明法者以法。明禮者典禮。此正量能授官之意。在今日所當講明者。而或者又曰。雖量其能。當久其任。善於其職者。增秩加賞。而不徙其官。苟數遷數易。則心懷去就。事復苟且。是固然爾。然好進者常情之所不能免。儻積歲不遷。將有十年不調之嘆。從事獨賢之歎。怠惰之心。必生。廢事之弊。猶故。是則久任之說。固未易以遽行也。爲今之策。惟精於財計者。必使之理財。迨其遷也。復以精於財計者代之。長於銓綜者。必使之典銓。迨其遷也。復以長於銓綜者代之。至於典禮典兵。莫不皆然。雖不久其任。而前後相繼者。莫非其才之所長。則亦何事之不舉。何職之不稱哉。今日用人。試金科者多。處之以刑法之官。歷邊事者。率付以邊陲之寄。

此固因才授任之美意也。尤願陛下明詔大臣。益廣此意。精加采擇於百司庶府之間。莫不各隨其才。而無強其所不能。則人人各盡所長。復循名責實。考其幽明。而黜陟之。則庶官無曠。營一匹休於前古矣。起居舍人吳泳疏言。世之識治體而憂時幾者。以爲天運將變矣。世道將降矣。國論將更矣。正人將引去。而舊人將登用矣。執持初意。封植正論。茲非砥柱傾頽之時乎。若使廉通敏慧者。專治財賦。淑慎曉暢者。專御軍旅。明清敬謹者。專典刑獄。經術通明。使道訓典。文雅麗則。使作訓辭。秉節堅厲。使備風憲。奉法循理。使居牧守。剛直有守者。不聽其引去。恬退無競者。不聽其里居。功名慷慨者。不佚之以祠庭。言論闡爽者。不寘之於外服。隨才器使。各盡其分。則短長小大。安有不適用者哉。

兵部員外郎左司郎中起居舍人兼太子右諭德曾從龍使金還轉

官疏言州郡累月關守。而以次官權攝者。彼惟其攝事也。自知非久。何暇盡心於民事。獄訟淹延。政令玩弛。舉一郡之事。付之胥吏。幸而除授一人。民望其至。如渴望飲。足未及境。而復以他故罷去矣。且每易一字。供帳借請。少不下萬緡。郡帑所入。歲有常數。而頻年將迎。所費不可勝計。然則輕於易置。公私俱受其病。欲望明詔。二三大臣。郡守有關。即時進擬。其有求避。憚行者。悉杜絕其請。其繳劾。彈柱者。疾速行之。蓋郡計寬。則民力裕。利害常相關故也。

御史唐璘。召對緝熙殿。首疏奏天變而至於怒。民怨而幾於離。海宇將傾。天下有不可勝諱之慮。陛下謂此何時。縱欲累德文。過飾非。既遠正人。狎暱成宦。濁亂朝政。自取覆亡。宰相用時文之才。為經世之具。不顧民命。輕提兵端。不度事宜。頓空國帑。委政厥子。內交商人。賄塗大開。小雅盡廢。嗚呼。預邪謀。視國事。如俳優。以神器為奇。

貨都人側目。朝士痛心。蓋正無將之誅。以著不忠之戒。崔與之操行類揚。雖修途莫景。力不逮心。而命下之日。聞者興起。喬行簡頗識大體。朝望稍孚。而除授偏私。事多遺忘。宜擇家相替。宗子輔民物。以慰父母之望。毋使天變寢極。人心愈離也。上為改容。

韓侂胄用事。藉天下之口。使不得議已。太府寺丞呂祖儉。以謫死。布衣呂祖泰。上書直言。中以危法。流之遠郡。侍講王居安。奏請明其寃。以伸忠鯁之氣。又既言古今之治本。亂階更為倚伏。以治易亂。則反掌而可治。以亂治亂。則亂去而復生。人主公聽則治。偏信則亂。政事歸外朝則治。歸內廷則亂。問百辟士大夫則治。問左右近習則亂。大臣公心無黨則治。植黨行私則亂。大臣正小臣廉則治。大臣汙小臣貪則亂。如用人稍謬。是一佐胄死。一佐胄生也。趙彥逾與樓鑰。林大中。章燮並召。居安言鑰與大中用宗廟社稷之靈。天下蒼生之福。彥

逾不可與之同日而語。彥逾始以趙汝愚不與同列政地。遂啓佐胃專政之謀。汝愚之斥死。彥逾之力居多。而彥逾者。汝愚之罪人也。陛下乃使與二人者同升。不幾於薰蕕同器。邪正並用乎。非所以示趨向於天下也。

侍御史李鳴復論擢任二府之臣。當責其實。上奏曰。臣聞臺諫者天子之耳目。宰執者天子之股肱也。耳目聰明則四方萬里之遠無幽而弗燭。股肱運動則一日二日之幾無衆而不舉。歐陽脩嘗謂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諫官雖卑與宰相等。蓋以夫尊卑異勢。雖有小大之殊。而關係一理。實無等差之別。脩以書遺司諫。故不及臺臣。然而臺諫皆有言責者也。臣以虛庸繆膺委寄。惴惴朝夕。常有不能勝其任之憂。故申嚴紀綱。自本臺始。臺綱既肅。將推之朝廷。達之天下。使皆井井有序。莫重於中書。莫嚴於右府。命令之所自出。理亂之

所攸關。而閱歲踰時。負猶多闕。貳公弘化。屢以告聞。天下事物之衆。豈一人之智所能周知。朝廷機務之繁。豈一相之力所能獨任。此非獨臣憂之。凡位于朝者莫不憂之。非獨位于朝者憂之。凡天下之有識者亦莫不憂之。陛下聖慮洪深。宸章敷渙。久居政府者。循序而進。召自遠外者。以次登庸。中外聳瞻。無不舉手加額。而朝儀位序。交章推遜。又宛乎虞廷濟濟之風。一事而衆美具焉。此皆陛下選任至公。精神感召。故人情胥悅。僉論允諧。甚盛舉也。雖然。陛下之選用數臣也。非徒爲是觀美也。必有以責其實。數臣之際遇。陛下也。非但講相遜之虛文也。當有以副其實。曩者權臣懷引類之私。故賢否混淆。薰蕕藉雜。處今無有矣。儻衆正聚於中。羣邪屏於外。而猶治不加進。無益也。曩者權臣懷獨運之私。故緘默成風。摸稜成習。今無有矣。儻居可爲之地。逢可言之時。而猶畏避。退縮無益也。慶曆中。范仲淹富弼歸



自陝西。擢置二府。仁宗皇帝特開天章閣。從容賜問。允所條奏。輒見施行。其傾心待遇如此。陛下之擢任數臣。將以有為也。可不以是為法乎。杜衍謹守規矩。仲淹自信不疑。韓琦純正而質直。富弼明敏而果銳。平日閑居。則相稱羨之不暇。為國議事。則公言廷諍而不私。是四人者。當時賢之。後世頌之。二三大臣之得君。將以行其道也。可不視此為勸乎。厥今機會鼎盛。事力未裕。廟堂之上。縉紳之間。謀論略有不同。襄閫之和。淮閫之戰。意嚮迥然各異。天下正觀數臣之所以補報陛下者。果有何策。陛下之所以擢任數臣者。果以何能。夷夏盛衰。在此一舉。生靈休戚。繫此一時。謂宜謹之重之。使道出萬全。試無一擲。此尤第一義也。二三大臣任重股肱。而臣以繆悠職司耳目。股肱耳目。誼均一體。是用不識忌諱。冒貢愚忠。惟陛下察焉。臣不勝奉

臣又聞二府每困於多事。而僚屬常病於闕員。以闕少之員。臨繁劇之務。胥吏環擁案牘。滿前目不停視。手不停筆。十未去二三。已報會堂矣。精力強敏。猶能自出其已見。期限或迫。不免受成於吏手。否則淹延遲頓。至有踰數月不下者。夫化更新。積弊當革。必也清其務。擇其人。使官無關員。員無廢事。而後可。此亦二三大臣所當講行者也。

嘉定初。袁燾為樞密院編脩。輪對劄子曰。臣聞天下有一日不可不明者。正道也。天下有一日不可不用者。正人也。用正人則正道明。用邪人則正道鬱。對正道明。則黜陟有叙。而治本立。正道鬱。則是非顛倒。而權綱紊。臣恭惟陛下履位之初。委任賢相。網羅天下正直之士。鱗集于朝。人情翕然。以為治本可冀。太早可致。而欲竊威權者。從旁覘之。不便於己。有嫉惡之心。彭龜年逆知其必亂天下。嘗因面對。顯言其

姦。陛下悚然開納。賜坐。從容俾罄其說。龜年亦盡誠無隱。退而稱頌聖德寬明。容受讜直。臣時備數學官。實親聞之。深爲天下賀。然龜年繼以罪去。而權臣根據自若。於是乎姦心浸長。無所忌憚。羣邪和之。排斥善類。積而至於無故興師。幾危社稷。嚮若陛下篤信龜年之忠。折姦邪於萌蘖之初。豈至是哉。雖然。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正人端吉。今不爲乏。惟陛下用之爾。書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此萬世人主聽言之要法也。言雖忤意而合於道。斯忠言矣。言雖可喜而悖於理。斯不忠矣。往年龜年所進。合於道之言也。今日復有指陳闕失。直意無隱者。即龜年之言也。陛下追思龜年。蓋嘗臨朝歎息。語曰。長而其人猶存。必大用之。褒贈溢于常典。榮名冠於西清。擢其後嗣。實以旌列。固已深知龜年之忠矣。陛下此時之心。即二帝三王敬賢愛士之心也。常存此心。急聞剴切之言。

崇獎朴直之士。名龜年之效忠者。接踵而至矣。一龜年雖沒。衆龜年繼進。何憂天下之不治哉。昔天聖中。御史曹修古論事。鯁切忤宮闈。意謫守小郡。不幸而卒。其後仁宗深知其忠。嘆其用之不盡。優贈以官。無子而官其婿。察其如修古者。敬而聽之。自是忠言讜論源源而來。孔道輔。范仲淹。包拯。韓琦。富弼。歐陽脩。余靖。王素。蔡襄。唐介。趙抃。范鎮。司馬光之流。皆以端亮切真相望於三四十一年之間。以君德則修明。以朝綱則清肅。以深仁厚澤則結於人心。而不可解。忠諫之有益於國。豈不明甚。伏惟陛下念忠臣之愛君。仰仁宗以爲法。使士氣常伸。而正塗常闢。則光明盛大之治。復見於今日矣。且臣聞之。風俗無常。惟上所導。導之以正直。則人心皆趨於正直矣。導之以邪佞。則人心皆趨於邪佞矣。此誠風俗之樞機。而治亂安危之所由分也。可不謹歟。惟陛下留神省察。

九年燹又輪對劄子曰。臣聞君子為陽。小人為陰。陰足以干陽。則君子之道消。中國為陽。夷狄為陰。陰足以干陽。則中國之勢弱。是故善為天下者。當使陽制陰。而不當使陰干陽。今淫雨為害。兼旬未止。此乃陰盛而陽微也。君子道消。中國勢弱。此其證也。豈小故哉。陛下謹天之戒。敬天之怒。則當求其所以弭災消變之策。富弼有言。天子無職事。惟辨君子小人而進退之。此天子之職也。人望之所屬者。登進而不遺。公論之所非者。擯斥而不用。君子小人。粲然如黑白之明。邪不害正。陰不干陽。此誠弭災消變之上策也。往時陛下奮發乾剛。誅鋤元惡。收還威柄。登崇俊良。天下喁喁。翹首以觀日新之政。一二年來。正論漸微。正塗漸梗。賢者相率繫身而去。忠言嘉謨。以宗社生靈為念者。浸不如更化之初。而諂諛滅默。以順為正。自營其私者。尚多有之。此豈天意之所望哉。立政一書。實萬世人主用人之法。其言曰。

寵俊尊上帝。又曰。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然則人主尊天事天之實。莫急於用賢。其理明甚。抱魁傑之器。而沉伏於下僚。棲遲於遠外。不獲展盡其所長。非天所以生賢之意也。一春多雨。及夏尤甚。霖霖不已。蠶麥俱傷。且有餘於今。必不足於後。旱涸隨之。飢荒繼之。吾民重困。而國勢益岌岌矣。皆由未合天心。所以災變若此。蠶爾殘虐。虐其國。垂亡。而輒敢侵犯王略。無所忌憚。皆由君子道消。所以召侮如此。此天所以大儆陛下也。豈可不推原天意。一舉一錯之間。益致其謹歟。書曰。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傳亦云。德。英俊以彊本。朝本彊。則精神折衝。陛下必欲今日國勢恢張。威聲震疊。亦惟擇夫剛毅正直。不肯詭隨。公論之所屬。而猶沉伏于下僚。棲遲於遠外者。拔舉而尊禮之。則精神立變矣。誰敢侮之。夫正直之士。其言鯁切。故人主易以踈。諂諛之臣。其言軟美。故人主易以親。然鯁

切者。譬諸良藥。雖苦口難受。而足以伐病。軟美者。譬諸醇酒。雖適口可悅。而足以亂德。殘虜見侵。中國之大病也。汲汲治之。猶恐不及。又豈可遲緩乎。以忠言爲良藥。亟服之而不疑。自然元氣充實。外邪不能入矣。堯舜之聖。急於親賢。漢高帝之興也。納善若不及。唐太宗聞馬周之賢。召而未至。四輩督促。古者聖賢之君。大抵皆然。伏惟陛下毋以茲事爲可少緩。明詔二三大臣。獎拔忠賢。不啻飢渴。天下幸甚。三年。工部員外郎楊簡上奏曰。嘉定元年冬十有二月。臣獲輪對。三劄奏陳。不勝痛切。未蒙施行。臣幼承父訓。母執已見。改過從善。臣著于心。不忘。使臣所言非。則何敢固執已見而不改。臣自知學以來。今行年七十。熟復其思。無以易此。陛下試取臣三劄。復觀之。陛下虛明如日月之照臨。是非坦然。且今江淮湖湘之寇。並作。由賢不肯渾殺。監司守令而下。多非其人。是非顛倒。尅虐不恤。下民怨咨。故聚而爲

盜。近陛下下明詔。非不諄諄告戒。而羣臣或竊議。往往監司亦視爲文具。如昨陛下今當行詔旨所言而已。精擇衆所推服。正直不暴。不撓之吉。巡行以黜陟天下之監司守令。賢則久任。不可輕易。知人甚難。不可求備。畧其小過。大過必黜。若用臣前者輪對三劄。施行之。可使羣盜無作。羅日。愿無變。即致治安。先正范仲淹富弼亦言。委逐路自擇知州。委州自擇知縣。仍久其官守。其有異政者。就與陞擢。臣自習舉子事業。至于今。不知其幾。思幾慮深。念時務條件。雖多。皆莫先於擇賢。久任。而後次第可行。欲弭寇盜。莫先擇賢。久任。欲移風易俗。莫先擇賢。久任。欲鞏國祚。莫先擇賢。久任。願陛下與大臣圖議。勿循舊例。自取禍亂。力行范富之說。及下采臣言。以弭禍亂。以安社稷。若慮員多闕少。久任則無闕。可處士大夫。則臣謂所任既賢。其餘不肖。乃害民敗國之人。不足深恤。臣不勝爲國軫憂。不勝惓惓。

簡又奏曰。臣嘗觀堯舜會已從人。禹以益贊而班師。湯以改過而稱聖。武王聞旅獒之諫而不諱。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曾子曰。我過矣。漢高帝猶曰。吾不如子房。吾不如蕭何。吾不如韓信。唐杜淹建議而封倫折之。淹默然。太宗曰。何不申執。淹曰。臣服其議。又何言。此不惟當時太宗悅之。臣於數百年之後。亦深服淹之大公不私。至于今念之不忘。淹雖有他過。而於服義一節。臣心服之。近代以來。改過服義之心寢衰。王安石本有非常之譽。後諸賢競議新法。咸決於去位。安石豈不動心致疑。而決策不回者。耻於改過也。故其末流至於小人類進。福及國家。今朝廷遇大事必集議。大公無我。取法唐虞三代。臣深惟改過乃聖賢之大德。而近世士大夫或未至明白。多以改過為耻。故人亦不敢忠告。臣願陛下取羣臣之改過服義者。表章之。并擢之力。障文過飾非之類。

渡。彰明大公無私之正德。使群臣凡百建議。不遂非飾辭。以服義為大善。則集思智歸于一。是國家何事不辦。而堯舜禹湯之大道復大明於今日矣。臣深念近世士大夫。知改過服義為聖人之大德者。誠所罕見。臣不勝念念。惟陛下留神大明斯道。以幸天下。以成大功。以垂法萬世。臣不勝惓惓。

嘉定中秘書郎袁甫上疏曰。臣淺陋書生。充員冊府。幸叨賜對。再觀清光。此時不言。豈惟有負斯心。亦且有負陛下。請罄愚衷而畢陳之。臣聞朝廷諱言邊事。非國家之福也。士大夫敢言邊事。實國家之幸也。雖然。邊事外也。敢言外事而不敢言內事。亦豈國家所望於臣子者哉。允今之言邊事者。不過曰。將未擇。兵未練。財未豐。慮識大體者。又不過曰。規模未亨。血脉未通。爾獨不思。是數端者。其病不在外。而在內。不在四肢。而在腹心。曷謂腹心之疾。規模未立。偷安者。撓之也。

血脉未通。壅蔽者隔之也。將帥未擇。忌嫉者沮之也。兵財未治。廢  
者壞之也。陛下端居鑿鑿之宮。不能盡知邊事。則必委諸二三大臣。  
大臣一耳目之聰明。亦不能盡知邊事。則必有諮訪之人。朝夕相親  
之素。或得以密窺其機。優柔浸潤之久。或得以巧中其意。玩視變故。  
動輒揣摩。事雖迫切。偷安之說先入爲主。漸啓荒怠之習。而國勢日  
微。稍厭忠直之臣。而人才日靡。規模若此。自謀不給。何暇謀人。陛下  
儻慨然覺悟。痛懲前失。庶幾偷安者無所售其說矣。邊塵一起。事變  
萬端。自非大開樂告之門。何以翕受群言之入。今則猜防已甚。情懷  
難孚。遠境之間。妄意揣度。以爲朝廷之上。真偽不分。締交先容者有  
所奏陳。則虛事類指爲實。孤立寡援者或有控請。則實事亦指爲虛。  
夫朝廷固未必盡然而疑似。亦有可議也。者蜀事初若可駭。旋以  
奏報失實。斥免帥守。漕臣自此相戒。言蜀事者少矣。臣得之傳聞。方

殘虐。徒汴之始。倉皇奔逸。可謂無措。而上下之間。相與辯論。輸寫真  
情。有言畢達。虜以鼠伏鳥竄之餘。尚有博謀並采之意。我以朝廷清  
明之際。乃自貽上下間隔之憂。此微臣所以痛心也。陛下儻大明公  
道。則壅蔽者無所容其姦矣。擇一大帥。謀一邊守。採諸輿議。未必乏  
才。而必取夫平居親倚左右。薦導之人。蓋曰如是。而後始可信任耳。  
不知至誠許國者。無不可信。而平居親倚者。未必真可信也。抱負奇  
偉者。無不可任。而左右薦導者。未必真可任也。謹護風寒之地。蓋有  
舉朝明知用非其人。而莫肯爲陛下一言者。姦雄竊窺。有輕我心。夷  
狄聞之。謂中國何。至於夙負物望。可當方面者。往往忌嫉之說。牢不  
可破。雖陛下亦惑之矣。臣不知爲國擇人。何苦沮抑忠賢。以快忌嫉  
者之私乎。足食足兵。有國所重。經理圖回。夫豈無策。今陛下未有弭  
兵之期。而先有厭兵之心。好用言利之人。而實無理財之術。自其厭

兵之心。先主於胸中。是以群下之言紛然而迎合外飾虛名。而內有  
辨正論之實。陽言守禦。而陰蓄主和議之心。茲不謂之欺誕可乎。戎  
帥交賄。非無明禁。與其懲賄賂之姦。不若杜其所從入之門。州郡苞  
苴。非無明禁。與其革苞苴之弊。不若清其所由來之源。今不務為此。  
而日求生財之策。由是括常平之積。取州郡之贏。日吾將以供軍也。  
竭彼盈此。有同兒戲。不謂之欺誕可乎。臣是以妄論今日之病。雖萬  
延於外。而實根本於內。欲鋤其蔓。當除其根。偷安之根不去。則規模  
終不可立。壅蔽之根不去。則血脉終不可通。忌嫉之根不去。則將帥  
終不可擇。欺誕之根不去。則兵財終不可治。此斷斷不易之理也。陛  
下何不超然遠覽。深思內憂。有甚外患。而日夜講求消靡之方乎。我  
祖宗之御天下也。政事委於中書。可謂專矣。然必擇公忠鯁切風采  
著聞者。使為臺諫。以擇端亮守正。敢於論駁者。使為給舍。天下之事

有利有害。群臣之衆。有正有邪。所當彈者。臺諫得以公彈之。所當駁  
者。給舍得以公駁之。此祖宗戢官邪。肅朝綱之大本也。今日誠體祖  
宗之意。以行之。俾任是職者。不捨大而論細。不避難而言易。紀綱既  
正。百官承休。豈復有為偷安為壅蔽。為忌嫉為欺誕。以惑吾之聽者  
哉。唐太宗英主也。魏證進諫。且曰。兼聽則明。偏聽則闇。甚矣聽之易  
偏。而邪之易以害正也。臣願陛下垂兼聽之美。戒偏聽之私。充元氣  
以禦外邪。正內治以安邊境。國勢日張。基圖日固。以絲我宋億萬年  
無疆之休。實天下幸甚。

侍御史劉漢弼密奏曰。自古未有一日無宰相之朝。今虛相位已三  
月。尚可疑。而不斷乎。願奮發英斷。拔去陰邪。庶可轉危而安。否則  
是非不兩立。邪正不並進。陛下雖欲收召善類。不可得矣。臣聞富弼  
之起。復止於五請。蔣弇之起。復止於三請。今高之既六請矣。願聽其

終喪。亟選賢臣。早定相位。帝覽納。

袁詵友上言曰。臣茲者恭覩陛下學念根于至誠。學力期于無倦。不置講員。增益經史。日有定課。夕有訪問。務爲入耳著心之學。不爲故事虛文之舉。中外慶賀。如出一辭。臣竊惟自古聖王之治。其端本澄源。所恃以長久者。在於親君子。遠小人而已。惟尚書一經。其言此道最爲詳盡。敢因陛下添講此經。得以少述其畧焉。益告舜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以言任君子。則貴於專。去小人。則貴於與也。禹告舜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又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以言能任君子。則不畏於邪。佞小人。然後惠及於斯民也。伊尹告太甲曰。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謂亂風邪。君有一于身國必亡。以言不親忠直之君子。而比頑童之小人。則亂亡可立至也。傳說告高宗曰。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以言用賢能之君。

子則治。用私惡之小人則亂也。周公告成王。繼自今立政。其勿以險入。其惟吉士。用勵相我國家。以言成王初政。當去小人。任君子。則能竭力以輔國也。穆王告伯冏曰。謹簡乃僚。毋以巧言令色。便僻側媚。其惟吉士。以言人主左右當選用吉士。而毋用便僻之小人也。凡此數端。載之尚書。每以親君子。遠小人。爲安國家利社稷之本。然而自古人主。固有始也。知君子之可親。而終也。則移而爲親小人者矣。固有貌親君子。而心實疎之。至於小人。則貌與心俱親者矣。固有君子以拂意。而日疎。小人則以順旨。而日親者矣。固有小人指君子以爲黨。人主終墮其計。而遂疎君子者矣。固有毀言日至。譖語日聞。而君子則以譖毀而去者矣。是五者之患。豈有他哉。蓋君子之事君也。以正。正則難入。小人之事君也。以順。順則易親。君子難進而易退。故其勢易以疎。小人挾智以固寵。故其勢易以親。君子每責難於君。故率多



齟齬。小人則逢君之惡。故樂於聽從。唯賢君聖主。見善明。用心剛。知天下之治亂。繫於君子。小人之用否。為之取捨。進退。使之各當其所。而不相亂。別白區處。使之各定其論。而不能惑。唐虞三代之治。蓋無有越此者。漢元帝用蕭望之。其始也。亦知親君子矣。一墮小人之謀。卒以洪恭石頭而衰漢業。唐元宗相姚宋。其始亦知親君子矣。一墮小人之謀。小人之謀。卒以林甫國忠而亂唐室。以是知人主之親君子為甚難。而尤難於悠久。人主之親小人為甚易。而尤易於亂亡。漢唐二君。其明驗大効。可以槩見本朝。范祖禹之言曰。小人莫不養君之欲。豈獨奢靡之娛悅耳目。足以蕩君心哉。人君樂得其欲。而不知為天下害。惟能親正直。遠邪佞。則可以免患矣。至哉斯言。其深得小人之用心。吾仰惟陛下初政所及。動合人心。其親君子。遠小人。固以深得其說矣。而臣猶以是為言者。誠恐自今以往。歷日浸遠。時日益異。事日益變。寧不

為陛下長久之慮乎。臣願陛下深究尚書一經。其言親君子遠小人。如是切至。鑒漢唐二君治亂之所分。觀范祖禹論小人之情狀。當於聖懷。分別邪正。外而百僚庶尹。內而左右近侍。凡忠誠正直之臣。道學實德之士。此皆君子也。願陛下視如手足。親如腹心。不以日久而浸疎。不以拂意而輕厭。凡便僻邪佞之輩。虛誕貪譖之徒。此皆小人也。願陛下嫉如仇讎。視如草芥。不以親昵而偏信。不以悅意而愈親。堅此聖心。守此聖鑒。陛下享國萬年。而長用此道。毋搖於異議。毋奪於譖言。則尚書一經。帝所以帝王。王所以王。端可齊驅而並駕矣。臣不佞。荷陛下開納其言。固常見之行事。竊用感激奮厲。盡澀肝膽。為陛下下一言。唯聖慈留神。毋忽焉。

知成都曹彥約奏曰。臣竊見陛下更化以來。拔擢人物。寸長片善。遂用無遺。可謂深於愛賢矣。士大夫食祿任事。思所以報君體國。外可

以宣力四方。內可以主持正論。然而緩急之際。當饋太息。每有人才不足用之患。其故何歟。蕭望之可使為太傅。不可使為馮翊。黃霸可使為潁川守。不可使為御史大夫。人才之於世。用要各有分劑也。持正論者。未必有吏治。行惠政者。未必有邊才。優於教道者。未必有剖決之能。篤於孝友者。未必有強明之譽。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解之則悲。雖有聖智。不能加毫末於其間矣。漢武帝得人。之用冠絕前代。史於贊語稱之。剖析甚至。至謂之滑稽者。不必責以質直。謂之文章者。不必責以篤行。各有所長。大畧可見。儻不以其力之可為者。而用之。以其所不能者而強之。營進者常處其所易。盡力者常居其所難。人才雖盛。宜不足以有用於世也。臣自識事以來。讀呂公著所為手記。具載人物纖悉。詳備德履之有可紀。政術之有可稱。直錄其名。不載其事。其他一言一行。精不可廢。則云某人稱其能。或某人稱

其有守。念前賢愛人物如此。心甚慕之。亦嘗取今世搢紳之士。筆之簡冊。求如公著所記者。以為準則。將以供當路之所問也。比年國事既多。薦召亦衆。歷數舊編。則見於錄用者。十已八九。用人路廣。而猶有乏才之歎。臣竊惑焉。豈用之不得其所。不足以盡其才耶。將忌間者撓之。而不行以行其志耶。如其忌間者撓之。而不得以行其志。則主盟於上者。固當有以任其責。若謂用之不得其所。不足以盡其才。則不為無說矣。古人度德而定位。量能而授官。若其私以觀其所與。試其事以觀其所能。與之言以審其所欲。教之語以警其所不達。然後以是事任之。以是效責之。毀言日至。而不置其疑。謗書滿篋。而不改其度。婁敬建和親之議。則使之結約者。莫如婁敬。王恢建馬邑之策。則使之擊輜重者。莫如王恢。事成宜享其利。事不濟宜受其罰。載在史策。不一而足。孝宗用史正志之為發運。遣湯邦彦之為提舉。臣

今未遠猶出諸此。不知不測用人之說何所起也。開禧倡議復古未  
必全誤。當路者以術最處之。其規撫已狹隘矣。起武將於散地。俾守  
襄陽。臨行問所欲。則曰到彼當自知耳。較近臣於禁路。俾宣諭湖北。  
臨行請所為。則曰飢民與忘義相挺耳。及規恢之旨。方播而諸將之  
師已出。宣威之命方下。而三交河之敗已聞。謂用兵而不厭於詐詐  
於境外可也。烏有共事任事之人。乃相與為隱哉。今之用人。固不相  
與為隱。然使其心腹。不得以洞達。利害不得以詳告。上之所以識之  
者。未盡下之所以自結於上者。猶踈。則視相與為隱者。纔一間耳。時  
方急於用將。因得以論將言之。臣頃在湖南。得節制鄂州討捕軍馬。  
知偏裨之中。勇怯之不能皆一也。又知其軋於統制。統領而不敢有  
所自言也。自準備將以上。日引一二輩與之座。以觀其情。自訓練官  
以下。日引一二輩與之語。以察其技。卒然迎敵。則擇取其欲行者遣

之。而不欲者不強也。故其被命者皆樂行。而其遇敵者皆樂戰。然亦  
如此而已耳。未敢見其一捷。而以大將許之也。自開禧以來。外侮狎  
至。廟堂之上。莫不以選將為急務。士大夫間莫不以選將為至計。謂  
可以為將者。則有之矣。謂可以為大將。則舉天下難之。而不敢言也。  
勇而有力者。常十。勇而有志者。不百。勇而有謀者。不千。勇而  
重厚。知國家事體者。雖萬億。不得其一也。十而有一者。行伍也。不足  
問也。百而有一者。部隊將。不足薦也。千而有一者。可以薦而將百人  
矣。萬而有一者。可以薦而將千人矣。至於萬億而不得其一。即所謂  
重厚。知國家事體者也。彼大將者。豈若小將之易與哉。動而與兵法  
合。謀靜而與前賢合。德爵祿不足。以累其心。中御不足。以變其令。觀  
朝廷施設。可以知曲直。望敵人營壘。可以知勝負。小挫不足以言辱。  
小勝不足以言功。非明哲不足以知其人。非信任不足以重其事。與

其以常人當之。猶不若闕之之為愈也。臣常為人為統制矣。朝廷以  
軍帥處之而不稱。非其人不可為統制也。臣常為人為沿邊繁難任  
使矣。朝廷亦以軍帥處之而不稱。非其人不可為沿邊繁難任使也。  
謂臣所薦者輕。而朝廷所以用之者重。雖足以自慰。請朝廷以用人  
之急。而塞其向進之路。雖臣亦不敢以為喜也。何也。中才之人。分量  
有限。敢戰之士。志趣不等。善戰者可以先登陷陣。不可與議進取之  
大計。損軀者可以斬將搃旗。不可與計廉隅之小節。其初本急欲用  
之。而其後乃塞其向進之路。用人之難。一至於此。每訪愈下。其才愈  
難擇。將之說。如之何。而可以繼也。劉先世童貫之將也。為中興名臣。  
韓世忠梁師成之將也。其功業烜赫如此。今改絃而用諸將。非必擇  
今世之敗事者。盡棄之。而後可也。用得其道。而使之勿疑。處得其手。  
而使之勿驕。皆短取長。庶乎其可耳。故臣嘗論之。惟天下之至公。而

後可以來天下之賢。惟天下之實德。而後可以用天下之賢。卻缺戰  
勝。胥臣得封。陳平計行。無知受賞。古人用賢之意。為天下分職耳。豈  
必自我出。而後為得哉。丘山合土。而為高。江河合水。而為大。願陛下  
用人之際。開心見誠。使有口者皆得以盡言。有言者皆得以受賞。則  
求賢之路廣矣。若乃薦於此者。或用之於彼。薦之急者。或處之以緩。  
於幾事則密矣。非用人之實也。汲黯見憚。淮南寢謀。元王設醴。穆生  
委質。古人敬賢之意。為斯世有用耳。豈有愛之而不敬。敬之而不愛  
者哉。直諫多聞者。必有益於人。便辟善柔者。必有損於道。願陛下用  
人之際。表裏如一。所可敬者。親之。惟恐不速。則用賢之効著矣。若乃  
曲留名德。而不用其言。包荒巧宦。而不忍其去。於體貌則均矣。非用  
人之實也。有用人之實。則公論服。無用人之實。則志士疑。此又衆人  
之所難言。而臣不敢有隱者也。陛下寬其罪。而加察焉。臣不勝幸甚。

魏了翁罷督了祠。左正言李韶訟曰：了翁刻志問學幾四十年。忠言  
讜論載在國史。去就出處具有本末。端平收召論事益切。去年督府  
之遣體統不一。識者逆知其無功。了翁迫於君命。馳勉驅馳。未有大  
關。襄州變出肘腋。未可以爲了翁罪。樞庭之召。未幾改鎮。改鎮未各  
有旨。了翁不知國家四十年來收拾人材。燁然有稱。如了翁者幾人。  
願亟召還。處以台輔。

韶知泉州。又奏曰：人主職論一相而已。非其人。不以輕授。始而授之。  
如不得已。既乃疑之。反使不得有所爲。是豈專任責成之體哉。所言  
之事不必聽。所用之人不必從。疑畏憂沮。而權去之矣。

江東轉運副使真德秀薦知信州丁黼等狀曰：右臣疎庸一介。誤蒙  
陛下付以外臺耳目之寄。嘗竊自誓。以爲臧否人物。其責非輕。倘一  
毫轉徇其私。則內愧此心。外慚物議。臣雖甚愚。實所不敢。往者蓋嘗

以公論弗容。而劾數更矣。今部內之官。有爲公論所予而嘿不以聞。  
何以道蔽賢之罰。臣竊見朝奉郎知信州軍州事丁黼。性本誠實。學  
有師傳。脩身立朝。物論素所推許。今爲郡守。曾未數月。循良豈弟之  
政。已流聞於四方。朝散郎通判建康府事曾耆年。天資耿介。履行端  
莊。出自名家。老於州縣。精明峻潔。意氣不衰。承議郎提領建康府戶  
部贍軍酒庫所主管文字李來。性行粹溫。規模詳縝。早親師友。多所  
見聞。澹然自持。不爲苟進。奉議郎分差建康府諸軍糧科院楊春。行  
方識遠。論正氣。平靜重自將。耻爲表襮。從政郎建康府府學教授楊  
邁。篤於問學。副以詞華。心術端良。操守無玷。此數人者。雖其職守不  
同。然質諸衆論。皆所謂君子之才。非區區擅一長。辦一職者之比。用  
敢仰體清朝之意。各以實聞。伏望聖慈。特賜甄擢。儻一詞繆妄。臣甘  
伏罔上之誅。

德秀又薦洪彥華等狀曰。臣一介迂愚。濫將使指。理財弊訟。職務寔繁。所賴僚屬。相與協濟。竊見承議郎江南東路轉運司主管文字洪彥華。天資樸茂。學問淹該。居常務自韜晦。不以己長示人。而徐考其所為。則言行相副。表裏如一。曩宰衡之茶陵。適值儉歲。悉心拊字。民無流亡。至於應辦和糴。招募効用。皆不擾而集。諸司嘗以政最剋聞于朝。甫及期年。以內艱去。邦人父老。懷其遺愛。久而不忘。繼宰信之上饒。以惠利為政。如在茶陵時。然其恬退自將。安於平進。故知之者少。臣謂如彥華者。若加進用。俾究所蘊。必有可觀。從事郎前江南東路轉運司主管帳司趙彥覃。賦性敏明。持身潔白。為鄂州錄參。自其年尚少。已為兵獵。詹體仁所知。自以佳士。其在漕幕。宣力最多。振荒以來。朝夕講究。如已休戚。臣以廣德兩縣。苗傷尤甚。九月間。即令彥覃前往。與本郡守貳圖所以拯救之方。而能悉心盡瘁。不憚勞苦。凡所以區畫多適事宜。給散有方。人被實惠。臣比循行至郡。士民稱之。如出一口。聞其滿替。皆願借留。臣謂如彥覃者。若真之煩劇。俾效所長。亦必有以自見。臣於二人者。察之既熟。又皆當代去儻。不更加論薦。是謂蔽賢。庸敢冒聞。以備采擇。伏望聖慈。將彥華彥覃。特賜旌擢。若後不如所舉。臣甘坐之。

德秀薦本路十知縣政績狀曰。臣等竊見江東一道。為縣四十有三。而號為難治者。居其大半。蓋上供送使。為數尤繁。月椿版帳。率多自撰。為令者朝夕。端恐惟財賦一辦。是憂至於無循。疾苦伸理。究滯。往往視為弗切。上下循習。謂之當然。有能於煎熬之中。少施寬裕之政。不專以催科為急。而以字民為心。其在臣等。所以當激勸。今來諸物論得十人焉。謹具列于左。頃至奏聞者。宣教郎知徽州歙縣馮特卿。資清峻。學識通明。到官以來。孜孜所職。至誠而實。一意在民。催科有

方不擾而集縣民程暉之子為盜所殺蹤跡曖昧巨曹委之迹捕乃能多設方畧日夜究心旬月罪人斯得姦奴究讐從寬結獲伸考其風績可為本道之最奉議郎知饒州鄱陽縣趙汝俞天族之英篤志為善清修雅淡有儒素之風當官而行不為阿徇廉靜無擾田里安之宣教郎知信州弋陽縣柴景望學校舊人雅有士譽強毅自立卓犖不群弋陽近歲凋弊日甚自其到任極意紀扼結立義役以革紛爭賣弄之弊優卹戶長以除科較代輸之苦裁決獄訟一出至公人情翕然稱為賢令宣教郎知信州玉山縣任掄天資靖重心術端良涖官之初適郡守趙不撫務為苛暴官吏重足而喜同時諸邑鮮不逢迎掄於其間獨能弗改常度慈祥豈第諒然有循吏之風去夏邑境洪水驟至掄方在言力疾而出巡行勸勞不俟申請捐公錢以予民賴以二活者甚眾宣教郎知池州青陽縣許藻學問淹該材力

強濟池之諸邑曩因宣限困於預借漢始至官適逢儉歲朝夕勤瘁如理家然既賞舊逋又免新借邑之瘡痍於是一洗亦賴以少紓蓋有功於此邑者宣教郎知太平州當塗縣王洽故侍講師愈之子天資粹雅操行潔脩其為邑也心乎愛人用刑濇賦常有不得已之意士民稱誦翕然一詞承事郎知寧國府宣城縣尤煥名家之子生長見聞宣城夙踰煩劇煥材力精敏治辦有方務以恩信及民不為苛猛歲適旱飢推行荒政曲盡其至殄除蝗孽宣力尤多臣等每因百姓至庭試加訪問皆稱其賢已決之訟番訴絕少承議郎知建康府溧水縣俞遷老成詳練通知物情其治邑以省事不擾為本人甚安之奉議郎知池州貴池縣蔡汝揆廉謹自將精勤不懈奉行荒政能盡其心奉議郎知池州銅陵縣魏執中持身恪謹為政寬和始終如一有可稱者右臣等所部縣令之可稱者雖非止此十人而得諸見

開間有未審者不敢遽加論薦。自特卿而下。人品高下亦各不同。大槩主於字氏。則均在可取之域。故臣等輒效舉爾所知之誼。伏望朝廷特賜甄錄。若後不如所舉。臣等甘坐謬妄之辜。

德秀又奏曰。臣等伏讀嘉定八年九月辛未明堂大禮赦書內一項。應士人有節行才識學術素為鄉里推重。不求聞達者。委監司帥臣同加搜訪。每路一二人。仍與本州長吏具從來所為事實。所通學術。連銜結罪保明聞奏。即不以常材備數。委三省再加察訪。如所舉不妄。特與擢用。仰見聖朝網羅遺逸之意。臣等朝夕博訪。期所以稱塞明詔之萬一。竊見文林郎監潭州南嶽廟趙普元祐故家。學有源委。識慮深遠。節操清高。蚤歲得官。臨事有立。年逾四十。即上祠請隱居。求志垂三十載矣。安貧處約。泊然無營。少工於詩。晚益平澹。身雖閑退。而愛君憂國之念未嘗少忘。其在州里。誘掖後進。一以孝弟忠信。

為本。蕃雖名在吏部。然其行誼學識素為鄉曲所推。不求聞達。正應詔旨。臣等既深知其為人。又其家居適在所部。庸取輒以名聞。伏望朝廷更加察訪。如臣等所舉不妄。即乞特加旌擢。以厲士俗。其於世教蓋非小補。謹錄奏聞。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四十八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四十九

用人

宋寧宗時衛涇論人才六事。上奏曰。臣聞人材盛衰繫國隆替。國之將興。則朝多雋良。精神可以折衝。及其將卑。士氣銷弱。緩急不可倚仗。此爲國遠慮者所當憂也。然材之盛衰不同。非天之生材有時。其所以壅闕摧傷之者。固非一端也。書稱用人必詢於僉謀。孟子論用賢必斷之國人。蓋人材至多。非一人所能盡知。所可信者。天下之公議也。公議所與從而與之。公議所非從而去之。予奪去取。一本乎公議。則人之賢不肖。曉然而易辨矣。若捨公議之所在。信任左右。以爲耳目。則愛惡毀譽。或行其間。浸潤膚受。有不自覺。左右所謂賢。未必爲公議之所與也。公議所謂賢。未必不爲左右之所忘也。其言亦間有合於公議者矣。蓋欲取信於人主。而爲他日不肖者之地也。如是

封印